

Ours 心意主题书第四辑

漫友文化 / 编

后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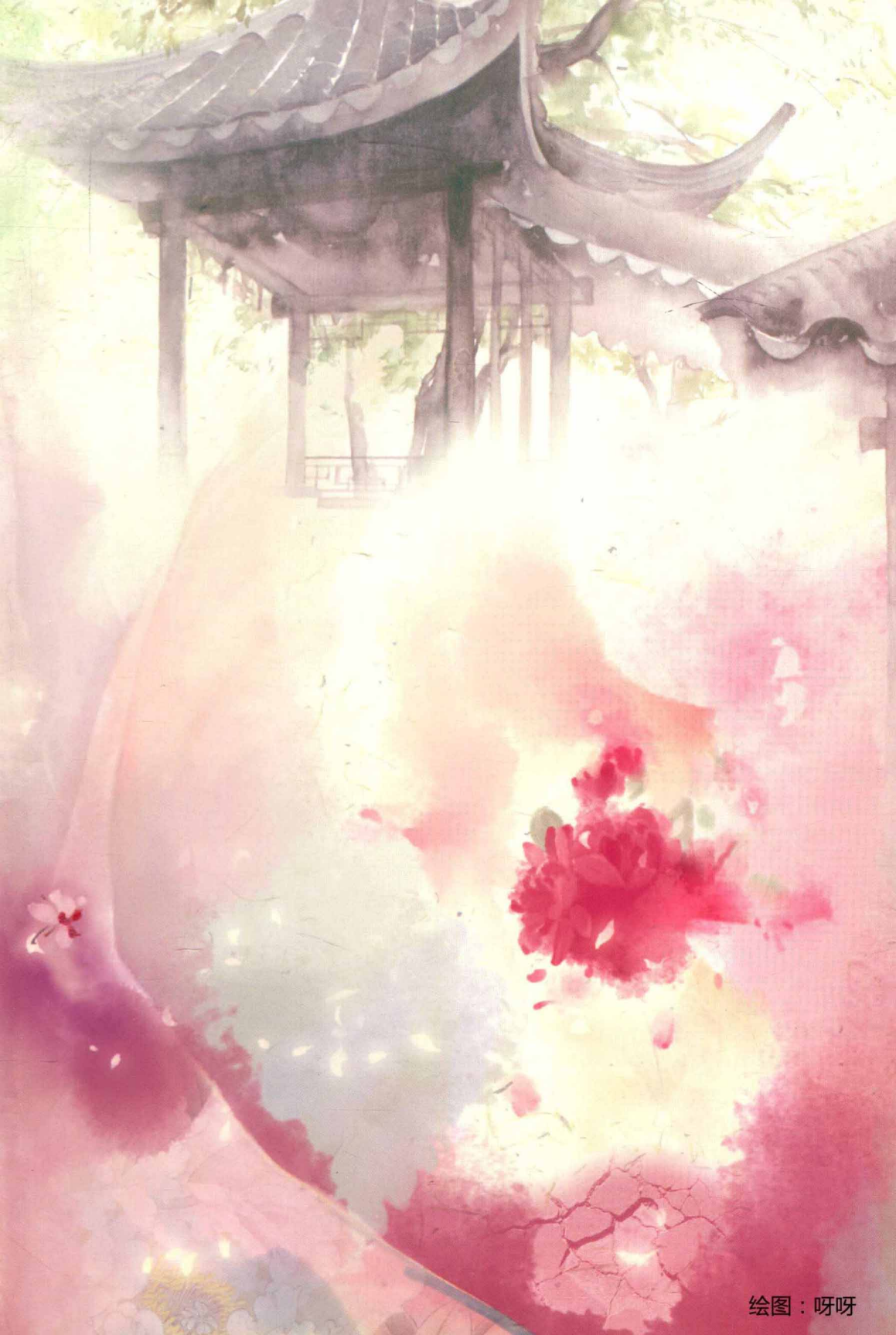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事儿

P2

后
宫

那些事儿





Our 心意主题书第四辑 漫友文化 / 编

后宫

那些事儿

●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后宫那些事儿 / 漫友文化编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12. 8
ISBN 978-7-5318-3665-0

I. ①后… II. ①漫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0234 号

后宫那些事儿

HOU GONG NA XIE SHI ER
漫友文化 / 编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品人 | 金城 |
| 责任编辑 | 李旭 杜晓晔 |
| 策 划 | 杨建楷 徐 慧 王佳蓉 周 丹 沈 鸿 |
| 设计制作 | 陈少英 |
| 出版发行 |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编 150016 |
| 网 址 | www.hljmcsbs.com |
| 策划出品 |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制版印刷 |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|
| 印 张 | 13 |
| 版 次 |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18-3665-0 |
| 定 价 | 25.00 元 |
-

目录

· 梧桐栖凤 5

· 梦里寒花隔玉箫 21

· 宫婢 35

· 后宫那点事 45

· 酒殇 58

· 茕茕白兔，伴我帝都 76

· 妖娆纪 · 宫城碎 98

· 碧玉妆 117





梧桐栖凤



文 / 桃子酱

【壹】

那年七月我第一次遇见鹂凰，她着一身嫩黄的衣裙坐在树上，偶尔俏皮地晃荡下双脚，给这沉闷的暮色增添了生机。我从窗口好奇地望去，她抬头一瞥，脚尖轻轻一踮后，便飞身到了窗台前。

我住的地方叫做引凤阁，铜楼高百尺，翠竹蜿蜒深，栽以梧桐不可数，好引得那传说中的鸟儿翩翩飞来。她跳入屋内，眨了眨漆黑的眸子，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我想问“他”是谁，又好奇她是何许人也，正欲开口询问，背后传来小太监的通报：“皇上驾到！”——是父皇来了。

我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回身已不见了她的踪影，到窗边张望，依旧没有她的痕迹。

“御儿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父皇问。

“恭迎圣驾。”我忙作揖，“瑞御给父皇请安。”

他将我扶起，身后的老嬷嬷们恭恭敬敬地将托盘一一呈上，无非是些珍珠玛瑙、美衣靓钗。宫人们夸赞这些宝物技艺多么精湛，能工巧匠们夜以继日为之耗费心血，父皇微笑着，期待我的反应，然而我实在提不起兴趣，表现得兴致阑珊。

君主皱起了眉头，“御儿，你怎么不喜欢，换做是你的母亲，她一定会……”

我就知道他会说。

换做母妃，她将莲步轻移，像行家一样将这些东西一件件品评过去，她的声音悦耳动听，就是

刻薄和挖苦也醉人。若遇见中意的，笑意便会缓缓绽开，连发梢和指间的空气都要化开一阵沁人的馨香。

我的母亲是这样一位妩媚绝妙的女子，引得君王如痴如醉，怀念如斯。他用她的标准衡量并打造我，一旦有差池便会皱眉说，换做母妃会怎样怎样，我只有照着他说的去做，他才会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继承了她的容颜是不幸的开始，我在这铜楼里，像笼中的金丝雀一样住了十四年，任揉任搓地当一个“别人”，已经到了快要无法忍受的地步。

“父皇，”我说，“我想学骑马射箭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？”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“一个女子……”

“父皇，怎么连您也忘了，我是男孩子啊！”我不满地打断他。

他面无表情地沉默着。“为什么你会露出那样的表情？”他微微有了怒意，“你的母妃从来都不会这样。”

他讲起她的种种，我垂下了眼眸，一脸漠然。

母妃是个聪明人，她能在骄纵跋扈与楚楚可怜中切换自如，一旦觉察出气氛微妙便会巧妙示弱，之后又寻找时机控制人心。而这种本事，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。

“父皇，我是男子。”说这话时我看了一眼身上的着装，羞耻感袭遍全身。

“哈哈！”面前的男子笑了，“御儿你真会开玩笑，你明明是女儿身。不信，你问问这屋里所有的人。”

他果真一个个问了过去，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答：“瑞御殿下是公主。”

我想到那些在场地上骑马射箭的少年，他们气血方刚，习武练剑，互相较量切磋。蓝天下他们策马扬鞭，驰骋在辽阔的天地，英勇无畏的模样令我向往。我本该是那样的。

但是面前的男人皱着眉头说：“御儿，那可不是公主该有的行为。”

这年迈的君主，竟然昏庸到这地步，难怪这朝中不断有人蠢蠢欲动，想将他取而代之。

我的皇兄们每天都在窥觊那个宝座，就连父皇的弟弟、被称为贤王的王叔也是。我鲜少与他接触，只记得他看我时眼中带着恨意和轻蔑，偶尔笑得意味深长。我想那一定和母亲有关，她明里暗里得罪的人可不少。

“御儿，快说你是公主。”肩上传来的痛打断了思绪，我对上父皇暴戾的目光。“快说，你是公主！”

我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屈服，“是的，父皇，我是公主。”

他这才露出笑意。

【 贰 】

何时才能结束这荒唐的生活？长夜漫漫，而我无心入眠，一遍遍问自己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有声音打破了这里的寂静，一连几句的“他在哪里”，令人熟悉。我起身寻去，见到了白天遇到的女孩，她站在漆黑的大堂，对着空气一问再问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她没有转过头来看我，语气焦急：“拜托了，告诉我。你别走！”她上前想抓住什么，却扑了个空，叹了口气后才转向我，乌溜溜的眸子清澈透亮，“你是她的孩子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，是她疯了，还是真的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？

“她刚才就在这里。”少女缓缓开口，“你的母亲。”

我忽然一阵没来由的反感，后背阴冷。

“但是她不肯告诉我瑞书的下落，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”

瑞书，是我多年前去世的七皇兄的名字。我好奇她的来历，道：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你的名字？”

“鹞凰。”

“什么来历？是人是鬼，是魔是妖？”能不被人发现进入这里，绝不是普通少女，这后半句原本是玩笑话，却不料，她犹豫片刻后，告诉我。

“我……不是人，但也不是魔、鬼。”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。

我稍微一惊，笑问：“那是妖咯？”

她涨红了脸。

“什么妖？黄鹞鸟？”

她更加窘迫了。

“哈哈！”我轻声笑了出来，充满兴趣地打量她。类似的传言听过不少，活生生的妖还是第一次见到，“既然是妖，那你会变法术吗？”

“少许。”

“变一个吧。吞剑喷火，幻术逃生，亦或是胸口碎大石？不对，这有些像杂耍。唔，你会变化吗？变成黄鹞我看看，或者……”

她的脸越涨越红，似乎被惹急了，道：“你一个男子汉，竟然捉弄我，过分！”

我立时安静了。

一阵沉默，她向后缩了缩，脸上带着歉意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那，你能告诉我瑞书到哪里去了吗？”她怯怯抬头，像只胆小的松鼠。

我笑了笑，“他死了。”

她的神情由诧异瞬间变为悲伤，眼泪打着转儿，“怪不得她不愿意告诉我，一定是因为，她也无法承受吧。”

“我的母妃？你真的在这里看到她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为什么？难道，她还没有往生？”

她微愣，犹豫地沉默着，双眼紧紧盯着一个方向。我往那里看去时当然什么也看不到，回过头时她已经不在原地。看来她果真是妖，能瞬间匿藏身形。

“鹞凰？”我叫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全身一阵阴森地发寒，若是母亲的幽魂果真在此……我只感到恐惧，逃一样回到床上，唤来丫鬟留在房中陪伴。

我对皇兄瑞书的事感到好奇，他曾是太子的人选之一，并极有可能顺利登位，可惜天妒英才，少年早逝。据说他是个谦恭有礼的儒雅公子，只不该生活在这高墙内，若是隐居在深山竹林，他的命可能还活得长久些。

我从铜楼最高处眺望七皇兄以前居住的宫殿，心想鹞凰为何不在那里打听他的消息，偏要找我母妃的亡灵。难道那两人是旧识？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，心想，莫非他的死和母妃有关联？

母妃的手段，我虽不曾眼见，但也有所耳闻。后宫里她的那些对头们，一个个将她传得像姐己再世，“蛇蝎心肠，背信弃义，为了荣华富贵什么都做得出，就连……”——这后半句就是最恨她的人也不敢说出来，但凡提到过一个字的，都被我父皇提出去砍掉了脑袋，之后人人讳莫如深。

谁都不想死，于是我只能靠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心想倘若母妃下毒手害了七皇兄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【叁】

但鹞凰否决了我的猜测。她坐在窗边，月色很好地落在她身上。

“她是绝对不会那么做的，”鹞凰说，“他们两个……”她面带着羞涩，不知如何讲下去。

“是恋人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”她含着笑点头，之后语气中又透着十足的无奈，“只可惜她太美丽了，我从未见过她

那样的女子，男人见了都会着了魔般爱上。这种魅力是不祥的，对人对己都有危险。”

“这张脸虽不错，却未必有你说的那么好，”我笑道，“形容得夸张了。”

鹧鸪望着我，“你的面孔与她相似，骨子里却是不一样啊。她身上有种魔力，但是你没有。”她闭上眼睛，欣慰地喃喃：“幸好你没有。”

“那，是父皇看上了她？然后强娶她为妻？”

鹧鸪点了点头，“是的。既然是皇帝看中的女子，又是自己的父亲，瑞书也只能认了。”她重重叹气表示惋惜，手指抚上我的面颊，“倘若他们两个成亲，孩子也有你这么大了。”

这老气横秋的一句话，惹得我噗嗤笑出声。

“昏君无用，拆散一对璧人。”

我笑得更大声了。鹧鸪不愧是天真少女，在她看来这是一出被棒打鸳鸯的悲情剧，受害者是瑞书和我的母亲，在别人眼中则是完全相反的版本——我的母亲魅惑君主抛弃恋人，将礼义廉耻抛诸脑后，一心只想往上爬等等。

嘲讽之意太明显，鹧鸪皱起了眉头，“瑞御，你不该这样，毕竟，她是你的母亲。”

我也深感疑惑，为什么我会对她抱有如此之大的偏见？她也是个好母亲，可是我只想逃避。她像在岩石背后吐着信子嘶嘶作响的毒蛇，只一眼，便能让我汗毛倒竖，不愿上前。她在我四岁时死去，之后偶尔也出现在我梦里，带着母亲的温柔暖香和后宫女人的阴暗血腥，矛盾得不像出自同一个人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从小我便不喜欢与她亲近。”我垂下了头，“我是个生性薄凉的讨厌鬼。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鹧鸪忙安慰我，“你那时还小，怪不得你。纯洁无瑕的小孩子，对那些东西的直觉很灵敏。”她的声音到后面越来越轻。

我正想问更多，有不速之客闯入，是个少年，他拉起鹧鸪，“我们不能轻易在人前现形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“可是，我喜欢这里的梧桐树。”她一脸委屈。

少年皱眉，不等我开口，拉着鹧鸪消失在我眼前。难得有个聊得来的伙伴，却被莫名出现的人带走，我心里一阵不快。不经父皇同意我无法离开这里，我环视四周后叹了一口气，以为又将陷入漫长的孤寂时，黑暗中又出现一个身影。

他身披斗篷，一半的脸遮没在夜里，鬼气森森。我吓了一跳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是何方妖魔？”

那人哈哈笑了，“拜见十皇子。”

我警觉地后退一步。

“殿下不要慌，”他笑嘻嘻地走近，那张脸清晰了起来，“说起来，您还该叫我一声‘舅舅’呢。上次见到您，还是襁褓中的婴孩，如今这么大了。”他细细打量，露出满意的神情，“很好，

不愧是流有江家之血的人。”

母亲姓江，我所剩不多的关于她的记忆里，她和我提起过那个曾被三任君王重用、后来却日渐衰败的江家。她说起昔时的荣耀，神态举止透着端庄和傲气，仿佛蟠桃会上被拥在最高位的西王母，随后眉头一蹙，窜上一股狠劲，“你们都给我等着！”时至今日，她说话时的神情语气都深深印在我心里。

我瞄了一眼那男子，他象征性地怀念了一下妹妹，讲起童年与她一起玩耍的回忆时似乎还擦了擦眼角，随后进入主题，试探性地问：“十殿下可知现在朝堂上的形势？”

我微愣，随后无奈笑了，“外人眼里，一个公主，没必要也没资格过问那些。”

对方哈哈笑了，狡猾地眨了眨眼睛，“忽视女子在朝堂上的作用，必定是要吃大亏的。更何况，您根本就不是女儿身。”他靠得更近了，“十皇子，您也是有机会的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，目光向四处瞥过，笑道：“瑞御不懂。”为了逃避这个问题，忙将话头引开，“你是怎么到这来的？快走，被人发现了可不好。”说着焦急地推他一把，手却直接从他身体里穿了过去。没有实体，想必是巫术。

他笑得更大声了，“殿下不用担心，自有高人护我，这里已设下结界，此刻任何人都无法打扰，十皇子尽管将真实心意说出，属下愿祝您一臂之力。”

“我可没这个把握，皇子争斗，手足相残，不被人害已是万幸。何况我排行最小，哪能轮得上呢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您虽是男子，手段却不及一个女人，既如此，便当一辈子公主吧。”

他的轻蔑和不屑让我恼怒。

“贤王私下里早已有了动作，这江山随时都可能易主，有朝一日他登上帝位，为绝后患，必将你们这些皇子一个个杀死。当然，倘若您躲在女人的裙衫之下，抛弃男人的身份，倒也可能安然苟活。难道您甘愿如此？”他将手覆了上来，嘴角里有一丝得意，“别再否认了，瑞御，您的血不会欺骗您。”

是的。我的眼睛被他盖住，心里却看得更加透彻。我的血液一半来自母亲，她给了我容貌，另一半来自皇族，那是浇不灭的、与生俱来对权力的饥渴和野心。

“您的母亲也在期待这一天，”他骄傲地说，“她为您除掉了不少对手。”

“也包括七皇兄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当然。”

“真冤。”我闷闷吐出一句，“她竟然真的下得了手。”

他有趣地打量着我，不屑笑道：“儿女情长不过是权力场上的筹码。七皇子本是太子的不二人选，只可惜……”

只可惜他并不愿意坐上那个位置。

瑞书只想沉浸于诗词歌赋、书画琴棋，与心爱的女子做一对神仙眷侣。他愿当洁白孤高的鹤，立于淤泥而不染的莲，却不料那女子靠近他，只是为了权力。当她发现他无法为她提供想要的东西时，直接转身投向了她的父亲。

皇帝已老，那些年又正好害病，随时可能驾鹤西去，她还是愿意一搏。幸运如此眷顾，老皇帝的病竟然痊愈了，靠着秘术师延年益寿的方子好好活着，她蒙受恩宠，诞下孩子后，便决心扶持他当未来的皇帝，垂帘听政，在幕后指点江山。江家因了她，一步一步接近皇权，重拾往日的辉煌。

“她是为权力而生。”他用崇拜神情回忆他的妹妹，眼中闪烁着病态的欣喜与敬佩，“除此之外舍弃了一切情感，哈哈哈。好样的！她是江家的神明！”

他说：“凭江家现在在朝中的位置，联合几位重要大臣，可以成为您有力的左臂右膀。只要殿下点点头，吾等定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他的狂喜与我的平静成了鲜明对比。倘若我点头，事成也许会成为江家控制下的傀儡，而不答应，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！殿下英明！”他笑着，身形逐渐变得模糊，像烟一样消散在这里。

【肆】

三日之后是盂兰节，宫内以太庙举行祭祖大典，以追念先祖。又在宫中道场祈建盂兰盆会，设下圣位，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，树建巨幡，旌幢蔽日，备以饭食五果、珍馐美味，将它们放入盂兰盆内，烧香燃灯，又以金翠作花瓶、假花、果树等，皆列于殿前，供养十方大德众僧，众僧念咒加持，消灾祈福。烧经、跪拜、上盂兰盆供、受食……盆会结束后，又在晚上进行普施仪式，烧法船、花盘，一片火光闪烁。

我重重舒了一口气，为结束这一天的繁琐仪式而欣慰。河边很多放灯的人，有个身影很是熟悉，我追了上去，果然是鹞凰。

“是你呀。”她淡淡笑了。

“据说河灯能照亮鬼魂黯淡的心灵，并将亡灵渡往彼岸世界，”顿了顿后，我问：“刚才我放了河灯，盆会上也一直虔诚跪拜，我的母亲，可以顺利往生吗？”

她不说话，眉宇间藏着忧愁。

我又问：“你今天找到瑞书了吗？”

鹄凰摇了摇头。

“也许他已经到了彼岸。”

她依旧沉默着，目光飘忽，好似水上的河灯，不知会到何处。

“鹄凰，难道喜欢瑞书？”我狡猾地看她一眼。

她果然羞红了脸，忙道：“不是的！他……我……我只在他出生时来看过他，婴孩时候的他呀，眼睛又黑又亮，我伸手抱过他，他一点也不吵不闹，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……”

她神色温柔，语言中带着温情，我听着很不是滋味，问：“那我出生的时候，你来看过吗？”

鹄凰一脸尴尬。

“你呀，缺点就是不会说谎。”我在她额头重重弹了一记，“那，鹄凰有喜欢的人吗？”

“有啊！”她竟然笑得灿烂，没有一丝害羞。

“是上次的少年？”我皱眉。

“嗯！”

我气得跑走了，故意不理会在身后的叫唤。

一群人围着火光看烧法船，一群人提着纱灯说说笑笑，又一群人在台下看上演了不知多少遍的忠孝戏码……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群，惶惶地站在那里。有人拍我的肩，我回过头，对上一双少女美丽的眼。

她摊开双手，掌心一把糕点，那上面点着朱砂，想来是仪式结束时，法师向台下掷的供品。

“听说吃了抢到的供品，会得到神灵的庇佑哦，”她甜甜笑了，“公主要哪个？”

我摇头，她却直接将一小块桂花糕塞进我嘴里，“吃了就不会难过了。”

我一边将糕点咀嚼下肚一边好奇地盯着她，道：“胆大妄为，你是哪家的孩子？怎会认得我？”

“这宫里，谁不知道圣上的珍宝瑞御公主？”她笑了，“我姓林，名馨蕊。”

我瞄了她一眼，“明明你自己也很难过嘛。”

她一脸惊讶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眼圈都红了，傻瓜都看得出来吧。”

她轻轻笑了，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了母亲。”她眼里蒙上雾气，“她容颜极好，兼备女子该有的贤德，只可惜，父亲对她的热情也只维持了不到半年，之后便再也没有来看过她。抑郁成疾，年纪轻轻她就走了。哎，为何女子的命运这么惨呢？”

我一个男子，自然无法体会她的心情，只能沉默，好在她似乎也不需要回应的样子，自顾自说着。

“再过三个月，我就要十六岁了，家里已经在帮我物色好人家。无非是家族联姻，没什么好期

待的。又有人献计，说是新一届的秀女开始选送，不如让我……”她双目空洞，表情颓然，“我没有半点对圣上不敬的意思，但是，我宁可嫁一个没权没势但真心对我好的男人。这后宫里啊，尽是出妖魔鬼怪的地方，而且，我还年轻，岁月还很长，圣上他……”她将脑袋低了下去，声音越来越轻。

“那你拒绝好了啊。”我姿态轻松地说，“人生要自己做主嘛！”

“不可能的！怎么可能呀？”她的肩膀开始细微颤动，眼圈更加红了，她镇定了一下情绪，温柔地看着我，“瑞御今年十四岁了吧，再过两年也到年纪了。如今圣上最宠爱你，倘若你有心爱的男子，便可要他与你婚配。”她拉住我的手，“真是太好了呢。”

“嗯。”见她那么替我高兴，我又怎好辜负她的心意，一边赔笑一边觉得自己傻不可言。

不远处传来踏歌声。“传说，盂兰节时，亡灵会与亲人跳最后一支舞。”馨蕊歪头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“一起去吗？”

不等我回答，她便拉着我跑向那里，加入其中。我们围着火光拉成一个巨大的圆圈，用手掌和脚步踏着节奏，那是夏夜，河灯与繁星连成一线，她牵着我的手，火光映红我与她的笑脸，她身上有着好闻的淡香，令我想到深秋雨后，月上蟾宫。

这夜我睡得很好，只是做了个讨厌的梦。梦里舅舅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，“殿下见到她了？”

“谁？”我不耐烦地问。

他报出一个名字：“林馨蕊。”

我心狠狠一沉。

“林家握有兵权，倘若能与他们结成联盟，便如虎添翼。不过，要林将军站到我们这边，恐怕还有点困难。但，假使能确保他的女儿日后坐上皇后之位，就万事好商量了。如何，对未来的皇后还满意吗？”

“一切都是你们故意安排好的？”我从心底生出一股怒气。林馨蕊，难道她之前表现出来的都是做戏？还是她真的一无所知？

“您无需在意这种小事，只要照做就可以。”那男子笑嘻嘻道。

“我拒绝。”

“可是殿下，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了。”他故作无奈地摊了摊手，“我已经将您的秘密告诉林将军，又信誓旦旦保证馨蕊姑娘定能成为一国之后，击掌三下，神明为证，倘若毁约，难保他不会怒极反戈，将刀剑架在你我脖颈上啊！”

这家伙，分明现在就已经将我当做傀儡了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不好表现出来，我想到馨蕊，原来我和她一样，都是没得选择的人。

“好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”